

聊齋故事

(四)

42.1
4



封面设计：王沙城

聊斋故事 (4)

蒲松龄 原著
许君远等 选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溧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88,000

1981年8月新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30,000册

书号：10077·3023

定 价：0.45 元

出版说明

本社于一九五六年先后出版了《聊斋故事选》一至六集和《聊斋志异中的几个疑难案》，共九十四篇。现从中编选了五十一篇，分成《聊斋故事》(三)(四)出版，并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

目 录

湘裙.....	黄 云(1)
水莽草.....	黄 云(10)
二商.....	林 易(16)
鸟语.....	林 易(22)
医术.....	林 易(25)
申氏.....	林 易(28)
王成.....	许君远(33)
司文郎.....	许君远(41)
王子安.....	许君远(51)
叶生.....	许君远(54)
向杲.....	许君远(59)
冤狱.....	李椒父 小 妮 (63)
于中丞.....	李椒父 小 妮 (67)
折狱.....	李椒父 小 妮 (72)
诗献.....	李椒父 小 妮 (79)

鲁公女	黄云	(84)
聂小倩	黄云	(91)
鸦头	黄云	(100)
花姑子	黄云	(108)
道士	林易	(117)
伍秋月	林易	(121)
考弊司	林易	(127)
细侯	林易	(131)
牛痘	林易	(136)
酒狂	林易	(140)
苗生	许君远	(147)
褚生	许君远	(152)
书痴	许君远	(159)
放蝶	林易	(164)
新郑狱	李椒父 小妮	(166)
僧术	许君远	(169)

湘 裙

晏仲，陕西延安人，和哥哥晏伯住在一起，十分友爱。晏伯三十岁就死了，没有儿子，不久他的妻子也死了。晏仲十分悲痛，常想自己能生两个儿子，以一个儿子作为哥哥的后代。

晏仲刚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妻子又死了。他怕再娶的妻子不爱他的儿子，所以只想讨一个妾。邻村有出卖丫头的，他过去一看，并不称意，因此心中很烦闷。正好在路上，他碰到了一个朋友。朋友留他吃酒，他吃得酩酊大醉才回家。

路上，晏仲又碰到了老同学梁生，互相握手，十分亲昵。其实，梁生已经死了，晏仲因喝醉了，忘记梁生已死。梁生邀晏仲到他家里去，他便跟着去了。到他家，见房子已不是从前的模样，心里有些怀疑，便问他。他回答说：“新近才搬到这里。”梁生到里面去拿酒，哪知酒已经吃光了，便教晏仲等一会儿，拿了酒瓶到外面去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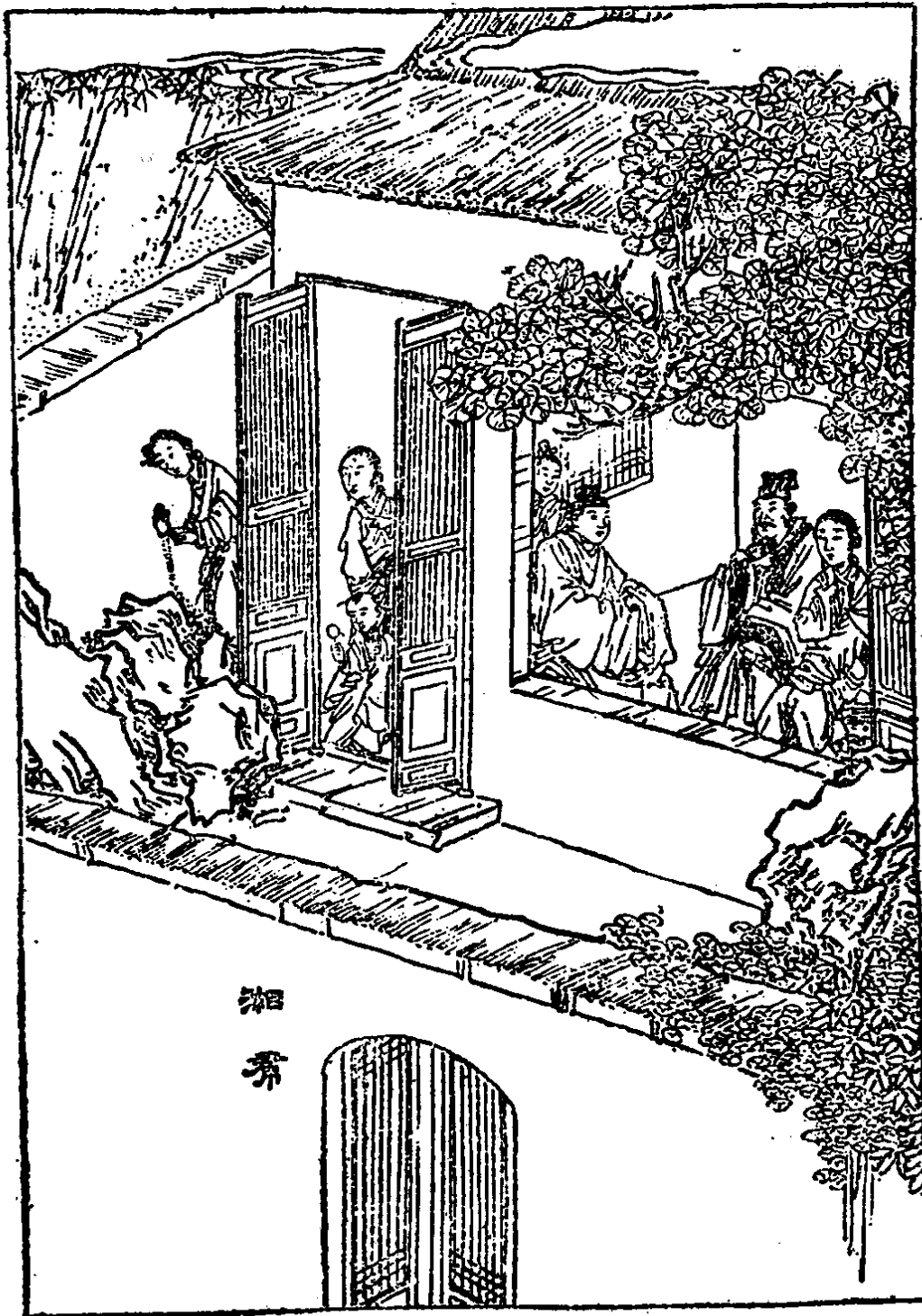
晏仲站在门外等候梁生，见有一个女人骑着驴子过去，后面跟着一个孩子，大约八九岁光景，面貌神色，很象他的哥哥。晏仲心里被打动了，连忙跟了上去，问那孩子姓什

么，那孩子说是姓晏。晏仲格外奇怪，又问道：“你父亲叫什么名字？”那孩子笑一笑说：“我不知道。”说到这里，已经到了女人的家门口。女人跳下驴子进去。晏仲握住孩子的手说：“你的父亲在家吗？”孩子点点头，便进去了。

过了一会，一个老妇从里面出来，望了一望，果真是他的嫂嫂。她诧异说：“叔叔怎么来的？”晏仲大为悲伤，随即跟她进去，看见房子倒还整齐，便问道：“哥哥在哪里？”嫂嫂说：“出去讨债，还没有回来。”晏仲又问：“骑驴子的是谁？”嫂嫂说：“她是你哥哥的姨太太甘氏，生了两个儿子了。大的叫阿大，到市上去还未回来。你所看见的是阿小。”

过了一会，晏仲的酒已经醒来，方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都是鬼。因为兄弟情义很重，所以也不怕惧。嫂嫂替他烫酒备菜。晏仲急想见一见哥哥，叫阿小去找。阿小找了好久，哭着回来，说道：“李家欠债不还，反和爹爹吵闹。”晏仲听了，和阿小一同出去，看见有两个人正把晏伯按在地上打。晏仲大怒，提起拳头奔过去把两人打倒，救起哥哥。那两个人要逃跑，晏仲追了上去，捉住了一个，打了他好几拳，才握着哥哥的手，顿脚大哭。哥哥也流了不少眼泪。

大家回到家里，全家的人都来慰问，又预备酒菜，兄弟俩互相庆贺。没有多久，有一少年跑了进来，年纪约十六七岁。晏伯喊声“阿大”，叫他拜见叔叔。晏仲挽着他的手，流泪对哥哥说：“大哥在地下虽有两个儿子，但坟墓却没有人祭扫。兄弟既少儿子，又丧了妻，不知怎样才好？”晏伯也很难过。嫂嫂却对晏伯说：“叫阿小跟叔叔去就是了。”阿小听了，便依在晏仲臂下，恋恋不去。晏仲摸摸他的头发，格外



心酸，问道：“你喜欢跟我去吗？”阿小回答说：“我喜欢去的。”晏仲想鬼虽不是人，但总比没有好，也就高兴起来了。晏伯说：“跟去后，不要娇惯他，应该给他吃有血肉的东西，每天叫他在太阳底下晒着，一直晒到过了中午才息。这样，六七岁的小孩，过了春天到夏天，便会生出骨肉，将来还可以娶妻养孩子，只是不会长寿。”

他们正在这么说时，门外有一个少女在偷听，情态十分温柔。晏仲怀疑是哥哥的女儿，随即问他。他说：“她叫湘裙，是我的姨妹，从小没有爹娘，寄养在我这里已经十年了。”晏仲问她已否出嫁？晏伯说：“还未嫁人。最近有个媒人，想把她说给东村一家种田的。”那时少女在窗外自语说：“我不嫁给种田看牛的孩子。”晏仲倒有些动心，但未便对哥哥说出来。

后来晏伯起身，在书房里铺了一张床，叫晏仲就在那里过夜。晏仲本来不想留宿，但心里想着湘裙，准备探探哥哥的口气，便辞别哥哥去睡了。那时正是初春，气候还冷，书室里没有火炉，冷得汗毛都竖起来。他对着灯火冷清清地坐着，想拿点酒来喝喝。过了不久，果然阿小推门进来，拿了一碟菜，一壶酒，放在桌子上。

晏仲高兴极了，问这些是谁叫他送来的？阿小回答说：“湘姨”。酒快喝完时，阿小又拿一只火盆，上面覆一层灰，放在床下。晏仲问他说：“你的爹妈已经睡了吗？”阿小说：“已经睡了好久了。”又问他：“你睡在什么地方？”他说：“跟湘姨睡在一起。”阿小等晏仲睡了，方才关上门出去。

晏仲想着湘裙既聪明，又这样体贴入微，心里格外爱慕

她。又因为她能抚养阿小，想娶她的心格外坚决了，在床头翻来覆去，一夜没有睡着。一早起身，他对哥哥说：“我现在单身没有配偶，相烦大哥替我留意。”晏伯说：“我家并非十分贫穷，找一配偶，不怕找不到。但地下即使有好女子，恐怕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晏仲说：“从前的人也有所谓鬼妻，这有什么不好！”晏伯似乎明白他的意思，便说：“湘裙固然也好，不过要用大针刺她左手按脉的地方，如血出不止，方才可以做活人的妻子。哪里可以随随便便呢！”晏仲说：“娶了湘裙对照顾阿小也好些。”晏伯还是摇摇头。晏仲仍旧恳求不止，嫂嫂说：“不妨将湘裙捉来，强刺一针试试看。如果不成功，那也只好算了。”

于是嫂子拿了一枚大针，走出门外，碰到湘裙，连忙捉住她的手腕。哪知她的手上已有血迹，而且还是湿的。原来湘裙听到晏伯的话，自己早已试验过了。嫂子放开她的手，笑了一笑，回来告诉晏伯说：“她看中叔叔已经好久了，你还要代他们担心些什么！”

湘裙的姊姊听到这个消息，大发脾气，走近湘裙，指着她的眼睛骂道：“骚丫头，一点也不怕难为情！你想跟叔叔逃走吗？我一定不能使你如愿！”湘裙又羞又气，哭着想要寻死。一家的人都吵闹起来。晏仲十分不好意思，只好分别兄嫂，带着阿小走了。晏伯说：“你姑且回去吧！阿小不要使他再来，恐怕减损了他的生气。”晏仲答应了。

晏仲回家以后，虚报阿小的年龄，伪托他是哥哥从前所卖丫头的遗腹子。大家看阿小面貌很象晏伯，也相信是晏伯的儿子。晏仲教他读书，老教他拿了一本书，在太阳底下

去读。刚开始时,他觉得很苦,后来也就惯了。虽然在六月里,晒得桌子发烫,但是阿小仍旧在太阳下边玩边读,一点没有怨恨。

阿小很聪明,每天读半本书,夜里跟叔叔睡在一起,常常能够把书背得出来,因此晏仲也很安慰。晏仲因为还念着湘裙,所以不再想娶别的女人。

有一天,有两个媒人来为阿小说亲。晏仲想起自家没有女人管理家务,心里很烦躁。忽然他哥哥的姨太太甘氏从外面进来,说道:“阿叔不要见怪,我送湘裙来了。因为这丫头不晓得羞耻,所以 I 有意挫辱她。阿叔这样一表人才都不嫁,还要嫁什么人呢!”晏仲看见湘裙立在她后面,心里十分欢喜,便请甘氏坐下,并说有客人在客堂里,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晏仲又进来,甘氏已经走了。湘裙卸去首饰,走到厨下烧饭煮菜去了。不久,菜肴摆满桌上,烹调得都很有滋味。客人走后,晏仲回到里面,看见湘裙又打扮得漂漂亮亮,坐在屋里,便同她拜堂成婚。

到了晚上,湘裙仍想和阿小同睡。晏仲说:“我要用阳气温暖他,他不可与我分离的。”叫湘裙睡在别一房间去。不过每天晚上,晏仲总和她吃几杯酒,过去作一次欢会。

湘裙抚养前妻的儿子象自己生的一样,晏仲益发敬重她。有一天晚上,夫妻正在欢叙,晏仲打趣地问她:“阴世也有美人吗?”湘裙想了好久,答道:“没有见过。不过邻居有个姑娘叫葳灵仙^①的,大家都说她美,我看相貌也象普通

① 葳 音威,一种多须的草。葳灵仙,这里是作女妖名。

人，只是她善于打扮罢了。她和我来往最久，心里总怪她太淫荡了。你如想见她一面，可以立刻叫她来。不过这一种人，你不要去招惹她。”

晏仲急想见一见那个美人。湘裙拿起笔来，好象要写信了，可是又放下笔说：“不可，不可。”晏仲再三叫她写，她才说：“你千万不要被她迷住了！”晏仲也答应了。她便拿纸画了几笔，好象符咒一样，在门外用火化掉。不久，只见门帘微动，帘钩作响，有吃吃的笑声。湘裙连忙出去，引来了一个女人。那女人梳着高高的髻，前面翘起，相貌几乎象画的一样。

湘裙扶她坐在床上，请她饮酒，互相谈谈分别以后的情况。她刚见晏仲的时候，还用粉红的袖子遮着嘴巴，不敢随便谈笑；等到几杯酒饮过以后，她便放浪起来，变得毫无顾忌了；慢慢儿竟伸出一只脚来，压在晏仲衣上。晏仲心迷意乱，不晓得自己魂儿到哪里去了，眼前只是碍着湘裙，湘裙又故意防范着，一些工夫也不离开他们身边。

一会儿，葳灵仙突然站起身来，揭起门帘跑了出去。湘裙和晏仲都紧跟了出去。可是，葳灵仙拉着晏仲，走进另一房间去。湘裙恨极，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愤愤地回自己房间，听他们为所欲为了。

后来晏仲回来了，湘裙指责他说：“你不肯听我的话，恐怕后来要推也推不脱啦！”晏仲还以为是她妒忌，心里很不快活，也就不理会湘裙，跑开了。

第二夜，葳灵仙不招自来。湘裙很讨厌她，不理睬她，她竟和晏仲手拉手走了。这样好几夜，湘裙见她到来便恶

声漫骂。她也不以为意，仍然不断地来。过了一个多月，晏仲生病了，卧床不能起来，这才很后悔，喊湘裙和他同睡，以避免葳灵仙再来纠缠。但是，尽管日夜防备，只要稍有疏忽，晏仲又被她拉去了。湘裙拿着手杖赶她走，她竟和湘裙对敌。湘裙本很懦弱，手脚反都被她打伤。晏仲因此病体越来越重。湘裙哭道：“我怎样去见我姊姊的面呢？”又过了几天，晏仲忽然昏迷，终于死了。

晏仲在刚死的时候，曾看见两个皂隶拿了公文进来，他就不知不觉地跟他们去了。半路上，他担心身边没有带盘费，请求皂隶顺便到他哥哥住的地方去。哥哥一见他来，惊骇失色，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他说：“没有什么，只是被鬼缠住了。”就把实情告诉了哥哥。哥哥说：“这就是了。”哥哥拿出白银一包给皂隶说：“你们拿着吧！我的弟弟按罪不应就死，请放他回去。我叫小儿跟你们去，谅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又叫阿大陪皂隶饮酒，自己回身到家，将情形告知家人，叫甘氏到隔壁去喊葳灵仙过来。

一会儿，葳灵仙来了。她看见晏仲，就想逃走。晏伯揪住她的头发，骂她道：“骚丫头，你活着是荡妇，死了又变做贱鬼，早给大家瞧不起了。现在又想害我兄弟吗！”立刻打了她一个巴掌，打得她头发散乱，容貌顿时减色。等了一会，一个老太婆进来，伏在地上哀求。晏伯又骂老太婆放纵她的女儿，到处去做坏事。骂了好久，才叫她和女儿一同回去。

接着，晏伯送兄弟出门。仅一刹那工夫，晏仲已经来到自己卧室，好象从梦里醒来一样，方才晓得刚才已经死过去

了。晏伯责备湘裙说：“我和你姊姊，都以为你很贤慧能干，所以叫你配给我的兄弟，现在你反要我兄弟早死吗？倘使我与你没有亲属的关系，我一定要重重打你一顿。”湘裙既惭愧又怕惧，流着眼泪，对着晏伯叩头谢罪。晏伯看看阿小，倒很喜欢说：“孩儿居然象活人了。”湘裙想出去做饭，晏伯推辞说：“兄弟的事还未办妥，我没有工夫待在这里。”阿小年已十三，见了父亲，不免恋恋不舍，看父亲出去，他就流着眼泪要一道去。晏伯说：“你跟叔叔最好，我将来会再来的。”说完，就不见了。从此晏伯和晏仲也不再来往通消息。

后来阿小娶了女人，生一个儿子。他也到三十岁而死。晏仲抚养阿小的儿子，象阿小活着的时候一样。等到晏仲八十岁，阿小的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方才分了家。湘裙没有生育。有一天，她对晏仲说：“我先到地下去把狐狸精赶跑好吗？”随即打扮一下，卧到床上而死。晏仲也不悲痛，过了半年，他也死了。

水 莽 草

水莽是一种毒草，蔓生象葛，花紫色象扁豆，一不小心吃了，立刻死去，就变为水莽鬼。据传说，这种鬼不能超度，一定要找到再有被毒死的鬼来代它，方才可以超生。因此湖南桃花江一带，那种鬼特别多。

湖南人以同一年生的称为同年，往来拜访，喊做庚兄、庚弟，子侄辈就喊他们叫庚伯。那里的风俗习惯一向是这样的。

那地方有个祝生，去拜访他同年某甲，走到半路，嘴里干渴，想喝茶水。忽然看见路旁有个老妈，搭着凉棚，正在施茶，他就跑了过去。老妈迎他到棚里坐下，捧茶给他，十分殷勤。祝生把茶嗅了一嗅，觉得有些特别气味，不象是茶，放下不喝，起身就走。老妈急忙拦住他，便向里面喊道：“三娘，你拿一杯好茶来！”

过了一会，有一个少女捧着茶，从棚后出来，年纪约十四五，容貌十分艳丽，指上的戒子，臂上的镯子，光亮得可以照见人影。祝生接过这杯茶，立即被她吸引住了，嗅一嗅茶，真是香得无可比拟，喝完了一杯还想再喝。他看看老妈已经出去，便想调戏那少女，拉住她的纤纤玉手，从她指上

脱下一枚戒指。少女的脸儿立刻绯红，却对他微微地笑着。他格外着迷了，便问她住在哪里，怎么走的？那少女说：“你晚上来好了，我还在这里。”祝生就向她讨一撮茶叶，并藏起戒指走了。

祝生走到同年家里，觉得恶心，才怀疑是喝了那杯茶的缘故，便将那喝茶的情形告诉了同年。同年吃惊道：“完了！这是水莽鬼，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死的。这是没有救药的，可怎么办呢！”

祝生大吃一惊，拿出茶叶来仔细一看，果然是水莽草。又拿出戒指，并述说那少女的情状。同年推测道：“这一定是寇三娘。”祝生听他说得这样有名有姓，便问道：“你怎知道？”同年说：“南村富家有姓寇的，他的女儿，一向以漂亮出名。几年以前，她不小心吃了水莽死了，现在必定是她在作怪。听人家说，碰到这种鬼怪时，如果知道那鬼怪的姓名，只要找到它生前穿的裤子，煮过服下，毛病就会治好的。”

同年连忙为他走到寇家，将实在情形告诉他们，再三向他们哀求。寇家见祝生能做自家女儿的替死鬼，代女而死，坚决不答应。同年气愤地回来，告诉了祝生。祝生切齿愤恨地说：“我死了，决不让他们的儿女超生！”

这时，祝生已经病得不能走了，同年便背他回家，但快到他家门口就死了。他的母亲见了，大声痛哭不止。他身后只有一子，刚刚周岁。他的妻子不愿守节，半年以后，便改嫁了。从此他母亲亲自哺育孤儿，辛苦不堪，日夜只是流泪。

水芥艸

